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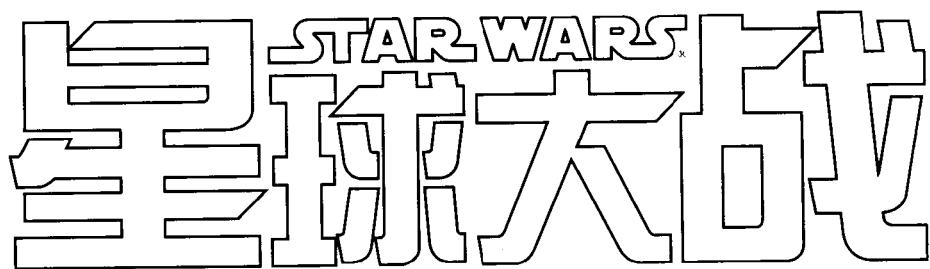
星球大战

STAR WARS®

前传 II 克隆人的进攻



[美] R.A. 萨尔瓦托 著
仲文达 译



星球大战
前传 II
克隆人的进攻

[美] R.A.萨尔瓦托 著
仲文达 译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-2002-2879

R.A.SALVATORE
ATTACK OF THE CLONES

据美国 BALLANTINE BOOKS 2002 年版译出

© (2002)Lucasfilm Ltd. & TM

All Rights Reserved. Used Under Authorization.

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(2002) Lucasfilm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克隆人的进攻/(美)萨尔瓦托著;仲文达译 . - 北
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2.7

(星球大战前传Ⅱ)

书名原文:ATTACK OF THE CLONES

ISBN 7-02-003928-6

I . 克… II . ①萨… ②仲… III . 科学幻想小说 - 美
国 - 现代 IV . I712.7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49110 号

策划编辑:刘国辉

责任编辑:吴继珍 苏福忠 刘开华

责任美编:翁 涌

责任校对:郑南勋

责任印制:王景林

星球大战前传Ⅱ:克隆人的进攻

XINGQIUDAZHAN QIANZHUAN

KELONG REN DE JINGONG

[美]萨尔瓦托 著 仲文达 译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保定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20 千字 开本 710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 17.5 插页 2

200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7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0

ISBN:7-02-003928-6/I·2982

定价:28.00 元

很久以前，在一个非常遥远、遥远的星系……

· 槐 子

他沉浸在眼前的场景中。一切都那么宁静，那么安谧，又那么……平常。

这才是他一直盼望的生活，亲朋好友团聚——他深信，眼前正是那幅画面，尽管惟一能认出的面孔是疼爱自己的母亲。

生活本该如此：充满温馨、亲情、欢笑、恬静。这是他魂牵梦萦的生活，是他无时无刻不在祈盼的生活：体味暖人的笑容，分享惬意的交谈，轻拍亲人的肩头。

但最令他神往的是母亲脸上绽出的微笑。此时此刻，他深爱着的母亲无比幸福，她已不再是奴隶。一见到母亲的目光，他便感受到了这一切；不仅如此，母亲分明为他感到十分骄傲，而她现在的生活也非常美满。

她笑盈盈地走过来，伸手轻抚他的脸庞。她先是笑容满面，进而笑得越发合不拢嘴。

更合不拢了。

一开始，他觉得这种夸张得有些离谱的笑仅仅是因为爱，不想她的嘴越张越大，脸越拉越长，怪异的面孔不停地扭曲变形。

此刻，她的动作变得迟缓，而且所有在座的人也都如此，仿佛他们的四肢都笨重不堪。

不，不是笨重。他醒悟了。顷刻间，他的温情化为冲动。他觉得母亲和在座的亲友好像都开始肢体僵硬，不再像活生生的人。他转而盯着那副滑稽的笑容，那张扭曲的面孔。他能感受到面孔背后的

痛苦，那是一种像水晶一样可以看透的剧痛。

他竭力冲母亲大声呼喊，问她需要自己做什么，问自己怎样才能帮她。

她的脸更加扭曲，眼睛在淌血，皮肤开始结晶，身体几乎透明，仿佛变成了玻璃人。

玻璃！她是玻璃人！她透明的躯体开始闪光，血顺着光滑的外表迅速流淌。她流露出一种屈服和歉疚的神情，分明在说她对不起孩子，而孩子也令她失望。他眼睁睁地看着，却爱莫能助，母亲的神情钉子一样直直扎在他心上。

他极力想抓住母亲，挽救她的生命。

玻璃开始裂缝，他听到嘎吱嘎吱的响声。

他不停地叫喊，拼命想抓住母亲。这时，他想到了借助神力，于是调动所有意念，竭尽全力要抓住母亲。

她还是破成了碎片。

阿纳金猛地从星际飞船里的旅行床上坐了起来，这位准绝地武士大瞪双眼，额头淌汗，不停地喘着粗气。

一场梦。全是梦。

他重新躺到床上，不住地对自己说，所有这一切都是梦。

果真是梦？

不管怎么说，他毕竟能未卜先知。

“安尼！”船首传来师父熟悉的喊声。

他心里明白，自己必须忘掉这场梦，必须集中精力关注眼前的事，同师父一道完成刚刚分派的任务。可说时容易做时难。

他又一次梦见了她，梦见了母亲，她躯体僵直、晶化，随后迸裂为成千上万块碎片。

他抬头看了看前面，望见坐在操纵装置前的师父，不知该不该将这一切告诉他，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帮助自己。但这个念头只是一闪

克隆人的进攻

而过，他的师父奥比旺·克诺比是不会帮他的。他们终日任务缠身，师父还得教自己武艺，又得处理类似边界争端的各种杂事。他们从考路斯坎星球远航至此，就是为了边界争端。

准绝地武士阿纳金希望尽快返回考路斯坎星球，他此刻需要别人的指点，不过不是奥比旺那种指点。

他需要同帕丁议长再次交谈，以打消自己的疑虑。过去十年来，帕丁一直对他十分关注，只要奥比旺师徒一回到考路斯坎星球，帕丁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同他交谈。

尽管刚才的噩梦依然历历在目，但一想到帕丁，阿纳金顿时感到异常宽慰。帕丁议长是共和国所属全部星球的英明领导者，他断言阿纳金的武功会迅速长进，直至功力超过所有前人，即使在威力无比的绝地武士中间，也依然算做强者。

这也许正是他感到宽慰的原因。成为最超群的绝地武士，强者中的强者，这样也许能为脆弱的玻璃人增添力量。

“安尼，”船首又传来喊声，“阿纳金，你给我起来！”

第 1 章

天行者拉尔斯的妻子西米站在绿洲农场沙带防护堤边沿，一条腿弯曲着，搭在沙堤上，用手拄着膝盖。她已到中年，黑发稍稍现出灰色，脸色疲惫而憔悴。在这清爽的夜晚，她从塔土尼星球抬头凝望，明亮的夜空星光万点；环顾四周，根本见不到一样带尖带棱的物体，满眼都是风力形成的又圆又平的沙丘，它们绵延开去，似乎没有尽头。今晚，在某个遥远的地方，有人在呻吟，凄婉的声音深深触动着西米的心。

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。

她的儿子阿纳金，她最疼爱的小安尼，今年满二十岁。尽管已有十年没见到爱子，西米每年的这一天都要给他过生日。他肯定大变样了！他现在该有多成熟，多强壮，多精明，像绝地武士那样神气！西米一生都在死气沉沉的塔土尼星球生活，从未离开过居住的这一小片区域。她觉得根本无法想象孩子可能见到的种种奇观，他往来于星际间，那些星球与塔土尼完全不同，不仅色彩更为鲜艳，而且水源丰富，河谷纵横。

她回想起很久以前的往事，依然秀美的脸颊泛出一丝苦笑。她和儿子曾经是废品旧货商恶棍瓦托的奴隶。安尼很调皮，富于幻想，喜欢独自行事，又胆量过人，因此总惹得托伊德雷人瓦托大动肝火。尽管当奴隶的日子不好过，但他们也有快乐的时光。就算粗茶淡饭，家居寒酸，还得忍受瓦托没完没了的牢骚抱怨，整日被他吆来喝去，可她毕竟同自己的爱子安尼在一起。

“你该进屋了，”有人在她身后轻声说道。

西米露出更惬意的笑容，回身看着继子欧文·拉尔斯朝身边走来。他年龄同阿纳金相仿，身体粗壮，一头棕色短发，几根又粗又硬的短须，脸盘很宽，这是一张根本藏不住心事的脸。

等欧文走到近前，西米为他蓬了蓬头发。欧文把胳膊搭在母亲的肩头，在她脸上吻了一下。

“妈妈，今晚没见着星际飞船？”欧文随和地问。他知道西米为什么出来，为什么一到宁静的夜晚总要来这儿。

西米微笑着轻轻抚摩欧文的脸。她爱眼前这个青年人，就像爱亲生儿子一样。而他对西米也非常友善，能充分体谅她内心尚未弥合的裂痕。他没有嫉妒，没有指责，只是默默分担西米的痛苦，始终做她可以倚赖的臂膀。

“今晚没见飞船，”她回答，随后又抬头望了望星光闪烁的苍穹。“阿纳金肯定忙于拯救星系，要不就在追捕走私犯和别的逃犯。要知道，他必须做那些事。”

“这么说，从今晚开始，我肯定会睡得更香了，”欧文咧嘴一笑。

当然，西米明知自己是在开玩笑，但又觉得对阿纳金的推测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儿道理。这孩子与众不同，有些超乎寻常——她深信，即使在绝地武士眼里，自己的孩子也不同寻常。阿纳金总要比旁人高出一头，倒不是说他个子高——在西米印象中，他只是个面带微笑的小个子男孩，长着一双好奇的眼睛，浅黄的头发。可安尼手巧，而且巧得出奇。当时，尽管还是个孩子，他硬是参加了波兹车赛，而且战胜了几名塔土尼星球上最出色的赛车选手，那是人类在波兹赛车史上的第一次胜利，要知道他当年仅仅九岁！西米还记得，他驾驶的是辆旧赛车，是用从瓦托废品旧货堆里捡到的破烂零件组装的，一想到这里，西米笑得更加得意了。

那正是阿纳金惯常的行为方式，因为他不同于别的孩子，甚至不同于其他成年人。他能预知未来，好像特别适应周围的世界，对可推

知的事物发展进程有种天生的感知力。比方说，假定他的赛车将要出故障，但在灾难性事故发生前，他往往早已预先觉察。他曾对母亲说，在亲眼见到障碍物之前，他便能感知它们的存在。这是他特有的本领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来塔土尼的绝地武士才发现了孩子身上独一无二的天性，并把他从瓦托手中赎出，收入他们的门下，让他接受绝地武士的训练。

“我只得让他走，”西米轻声说，“总不能把他留在身边，那意味着叫他过奴隶生活。”

“知道，”欧文随声附和。

“即使我俩当时不是奴隶，也还是不能把他留在身边，”她接着说，随后看了一眼欧文，仿佛为自己刚才的话感到吃惊。“安尼能为星系做的事太多太多，塔土尼不能埋没他的才能。他属于外面的世界，往来于星际之间，拯救无数星球；他注定成为绝地武士，注定为数不清的人做许许多多的事。”

“正因为这样，我晚上睡觉才更踏实，”欧文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。西米注视着欧文，他笑得合不上嘴了。

“嘿，你敢取笑我！”她边说边在他肩膀上打了一巴掌。欧文只是耸了耸肩。

西米重又露出严肃的神情。“阿纳金自己想离开，”她接着说。同样的话她不知向欧文说过多少遍，也不知自言自语了多少回，十年了，她每晚都说着同样的话。“他的梦想就是能在星际间穿梭，游遍整个星系里的每一个星球，去做大事。他生来是奴隶，可并不注定要当奴隶。当然不，我的安尼才不呢。

“我的安尼才不呢。”

欧文在她肩膀上捏了一下。“你做得对。反正我要是阿纳金，肯定会感激你的。我能理解，你的决定对我再好不过了。妈妈，这是天底下最最伟大的爱。”

西米又摸摸他的脸，挤出一丝苦笑。

“还是进去吧，妈妈，”欧文拉住她的手劝道，“这儿危险。”

西米点点头，随欧文往回走去。可刚一挪步她又猛然停住了，欧文不由得转过身来。她呆呆地盯着眼前的孩子，倒吸一口气，嗓音颤抖地说：“那儿更危险。”她抬头凝望广袤无边的夜空，脸上分明露出忧虑的神情。“欧文，你说他要是受伤了可怎么办？要是死了呢？”

“为梦想而死总比苟活人生更值得，”欧文安慰她。不过这话很难说服西米。

西米把目光转向欧文，脸上重现出微笑。同他父亲一样，欧文也信奉纯粹的实用主义，这一点倒与常人没什么区别。她心里明白，欧文只是为了安慰她才那么说，显然不能照平常的话理解。

欧文又拉她往回走，这次西米二话没说。这是一处寒酸的住所，房主名叫克里格·拉尔斯，他是西米的丈夫，欧文的父亲。

每走一步，西米都对自己说：她为儿子做的没错。她们以前一直是奴隶，要不是绝地武士相助，根本没希望获得自由。既然绝地武士答应为他实现所有梦想，她怎么可能让阿纳金待在塔土尼呢？

当然，西米当初并不知道会在莫斯埃斯帕碰到克里格·拉尔斯。她命中注定要在那一天同他相会，这位绿洲农场主对她一见倾心，把她从瓦托那儿赎了出来。她成为自由人后，拉尔斯立刻向她求婚。阿纳金走后不久，她的生活就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，倘若知道这一切，自己还会放他走吗？

要是阿纳金还在身边，她的生活是否要更幸福，更美满呢？

这样想着，西米不觉露出微笑。不用问，即使预见到生活会发生如此重大的改变，她也还是想要安尼走，她知道自己会那么做。这不是为她自己，而是为阿纳金考虑。他属于外面的世界，她相信这一点。

西米摇摇头。她的人生之路，阿纳金的人生之路都注定坎坷曲折，遥想未来的种种凶险，她不禁感到茫然。事后想来，就她们母子目前的情况而言，她并不能否认当初的决定就是最佳选择。

尽管如此，她内心依然留有一道深深的裂痕。

第 2 章

西米开始准备晚饭。“我能帮你，”贝露走过来，客气地说道。克里格和欧文父子此刻正在院内检查围栏，确保农场安全过夜——种种迹象表明，当晚可能有沙尘暴。

西米满面笑容，将菜刀递给贝露。用不了多久，女孩贝露就会成为家里的一员，西米为此感到高兴。欧文从未提起过要娶贝露为妻，但只要看看两人对视的眼神，西米就能察觉出他俩的心思。成亲只是早晚的事，如果西米了解儿子的脾气，她应该知道这桩婚事是不会拖多长时间的。欧文不喜欢冒险，他如同脚下的土地一样实在，可一旦自己认准的事，他会一门心思地达到目的。

贝露正是他认准的目标，而对方显然也像欧文爱她一样深爱欧文。贝露在厨房里忙来忙去，做事有条不紊。西米看在眼里，认定贝露很适合嫁给绿洲农夫。她干活从不偷懒，既能干又手脚勤快。

再有，她没有什么奢求，或者说很容易满足，西米想。实际上，西米倒觉得这种品质最为关键。他们的生活既简单又朴素，几乎没有什新奇的经历，就算有也不是什么好事。只要外面一吵一闹，不是本地发现了塔斯肯突击队，就是要刮特大沙暴，再不就是碰到什么可能引发灾难的天气。

拉尔斯家里的陈设极为简单，没什么用来消遣的东西，家人相守一处也就心满意足了。对克里格而言，这便是他听说过的惟一的生活方式，拉尔斯家族的好几代人都是这么过的，欧文也不例外。尽管在莫斯爱斯利长大，可贝露好像完全适应这儿的生活。

克隆人的进攻

不用问，欧文肯定会娶她为妻，那将是多么幸福的时刻！西米心里这样想着。

很快，父子俩回来了，后面还跟着C-3PO。它是当初阿纳金自己组装的机器人，部件也是从瓦托的废品堆里翻出来的。

“又给你带了两个怪味果，西米主人，”细高的机器人边说边递过两个刚摘的橙绿色汤咯芦植物果，“本来能多带几个的，可有人以极不礼貌的口气教训我，叫我别磨蹭。”

西米瞟了克里格一眼，克里格朝她咧嘴一乐，耸了耸肩膀说：“看来真该把它丢在外头叫沙暴吹死。不用问，到时候肯定沙石横飞，说不准大块飞石会撞飞两条你身上的电路呢。”

“请原谅，克里格主人，”C-3PO说道，“我刚才那话的意思只是……”

“我们明白你的意思，”西米连忙劝道，说着把手搭到机器人肩膀上安慰他，但随后又倏地抽回来，觉得他只是个会走路的缠满电线的铁箱子而已，刚才拍他肩膀实在滑稽。当然，在西米眼里，C-3PO不仅仅是缠满电线的铁箱子，他可是阿纳金亲手做的……差不多是吧。阿纳金随绝地武士离开后，3PO运转特别正常，只不过一直敞着口，线路都裸露在外。西米始终没去管他，异想天开地认为阿纳金自己会回来给他装个盖子。就在成亲前，克里格叫西米自己完成这项工作，于是她给机器人装上了深色的金属罩。对西米来说，那是令人心动的一刻，因为那差不多等于确认母子二人都找到了自己最适合的地方。机器人有时也很烦人，可在西米心里，他始终是儿子留下的纪念。

“当然，要是塔斯肯突击队赶在沙尘暴前来这儿，说不定会把他逮起来，”克里格接着刚才的话头，显然觉得戏弄可怜的机器人是特别开心的事。“我说3PO，你不怕塔斯肯突击队，是吧？”

“不怕，我的程序里根本没这种设置，”3PO回答。他的话听起来叫人很难相信，这也难怪，因为他说话时浑身发抖，声音又尖又细，

忽高忽低。

“好了，别再说了，”西米冲克里格直喊。“唉，3PO 真可怜，”她还是又拍了拍机器人的肩膀。“好了，你去吧，今晚人手富余，不用你帮忙，”说完，她摆手让机器人离开了。

“你今晚对可怜的机器人也太过分了，”说话间，她走到丈夫跟前，开玩笑地拍打了一下克里格宽厚的肩膀。

“是啊，要不能逗它玩儿，我就得另外再找别人，”克里格难得这么顽皮，他边说边眯起眼满屋子看，最后，唬人的目光落到贝露身上。

“克里格，”西米反应快，连忙提醒他。

“这怎么啦？”他装腔作势地反驳说，“她要真想到咱们这儿住，怎么也得学会自我保护才行！”

“爸爸！”欧文大声恳求道。

“行了，别为老克里格动气，”贝露尖声说，故意把“老”字拉得很长。“要是斗起嘴来连那个人都斗不过，我还能当什么好媳妇！”

“哈哈！跟我较劲！”克里格吼道。

“我算什么，哪敢和人家较劲，”贝露冷冰冰地回应。于是，她和克里格开始相互善意地挖苦对方，欧文也不时地说上几句。

西米出神地看着贝露，顾不上听他们斗嘴。没错，贝露肯定能适应绿洲农场，而且会非常适应。她的脾气秉性没的挑，人实在，该顽皮时又很顽皮。要论斗嘴，克里格同最厉害的人都有一比，可贝露得算得上出类拔萃。西米转身接着去做晚饭。贝露不时地用特别难听的话取笑克里格，西米每听一句，脸上的笑容就增加一分。

西米正一门心思做饭，冷不防飞过来什么东西，一个熟得稀烂的水果正打在她侧面脸上，吓得她尖叫了一声。

不用说，这场景逗得屋里另外三个人哈哈大笑。

西米转身一看，只见三个人都盯着自己。贝露正坐在克里格背后，脸上露出不好意思的神情。西米看在眼里，再一瞧俩人坐的位置，当下明白那飞弹正来自贝露。她显然是要扔到克里格身上，不成

想扔过了。

“叫她别闹了，这孩子听你的，”克里格阴阳怪气地说，紧接着一阵狂笑。

西米抄起一个又软又黏的水果，啪地一声打中他的肩膀，果浆溅了他一身。

一场对射食物的战斗打响了——当然，大家都适可而止，主要是吓唬对方，很少真扔。

战斗结束后，西米开始收拾房间，其余三个人也帮不上多大忙。她对欧文和贝露说：“你俩去外面单独待会儿吧，你们的爸爸净没事找事，别理他；克里格挑的头，所以克里格就该帮忙收拾干净。好了，你俩去吧，饭好了我叫你们。”

克里格只是微微一笑。

西米冲他挥了挥手里的勺子，吓唬说：“你要胆敢再添乱，非让你饿肚子，而且谁都不搭理你！”

“哟！千万别！”克里格举起双手，摆出投降的架势。

西米又挥挥手里的勺子，示意欧文和贝露出去。俩人高兴地走了。

“她会做个好媳妇的，”西米对克里格说。

他走过来，紧紧揽住西米的腰。“我们拉尔斯家族的男人只会爱上最优秀的女人。”

他的笑容温馨而真挚，西米也笑了。生活就该如此，该工作时就踏踏实实工作，你会有真正的成就感，不过至少也得腾出足够的时间消遣娱乐。西米一直盼望的就是这种活法，这几乎该算做完美的生活。

她脸上掠过一丝愁容。

“又想孩子了，”克里格问都没问，直接道破实情。

西米的神情悲喜交集，仿佛明媚蓝天上刮过一朵孤零零的乌云。“是想了，可这回还好，我知道他很安全，他在做大事呢。”

“可一到开心的时候，你就会想，要是他在身边该有多好。”

西米又笑了。“对，其实别的时候也想。真希望阿纳金一直在这儿，从你我初次相见的那天算起。”

“那是五年前了，”克里格说。

“他会像我一样爱你，而且他同欧文也会……”她的声音越来越低。

“你是说阿纳金同欧文会成为朋友？”克里格问。“咳！当然会！”

“可你还从未见过安尼呢！”西米话里带着责备的口气。

“他俩会成为最要好的朋友，”克里格一劲儿地安慰，把西米搂得更紧了。“别忘了你是他的妈妈，俩人要不成为朋友才怪呢。”

西米礼貌地接受了丈夫的恭维，感激地望着他，给了他一个深深的吻。她又想起了欧文，想到他和可爱的贝露最浪漫的恋情。她太爱这两个年轻人了。

她这样想着，不觉生出某种困惑。西米经常纳闷，自己那么心甘情愿地嫁给克里格，这其中是否也有欧文的原因。她看着丈夫，抚摸着他宽厚的肩头。真的，她爱他，深深地爱；当然，她也不否认这同最终摆脱奴隶枷锁的欣喜之情有关。可除此之外，欧文对她的决定起了多大作用呢？这些年来，她始终带着这个疑问。是否因为欧文满足了她内心的需求呢？难道因为阿纳金走了，她这个做母亲的需要有个人来填补空缺吗？

实际上，这两个孩子的脾气秉性大不一样。欧文既实在又沉稳，是家里的顶梁柱。等克里格老了，他肯定很乐意继承父亲的农场，因为绿洲农场是拉尔斯家族祖传的家产。欧文当然愿意成为农场正当合法的继承人，甚至会激动不已。他完全能够承受农场艰辛的生活，能够把农场管理得井井有条，他会因此而自豪，并体味到实实在在的成就感。

可安尼……

安尼生性莽撞，腿脚闲不住，要是他来管理农场……西米想到这儿，几乎笑出声来。毫无疑问，他肯定会招惹克里格发脾气，就像当